

牛鼻凹

许俊文

豆青山是皖东丘陵向西延伸的收官之作，也可以说是地脉之蔓结下的最后一只秋瓜。这只“瓜”因营养不良，中间部分瘪下去那么一大块，怎么看都像是一只歪瓜。其实这是上苍有意为之。那瘪进去的地方兜得住水，形成了一条小溪流，汇入山脚下的豆青河。溪流虽细，但也有自己的名字，曰：半鞭溪。

大自然怎么摆弄，似乎都有它的道理。

牛鼻凹就在半鞭溪与豆青河的连接处。溪水流淌至此，被一座突兀的土丘一分为二，南一泓，北一道，形如牛牛的两只出气的鼻孔，故而得名。

牛鼻凹长不过里许地，却是一个神秘所在，树木蓊郁，野草没头，乱石参差，村里很少有人进入其内。庄稼人地里有忙不完的活计，撂下犁头摸锄头，丢下秧把操镰刀，除非扁担断了，或铁锹、山锄的木柄折了，抑或需要一块质地细密的磨刀石，才偶尔进去一趟。

然而，它却是孩子们的乐园。

牛鼻凹的溪流中有一种豆蟹，青壳，红腹，藏身于溪石底下，那可是一道美食。入得夏，孩子们泥鳅一般从牛鼻子爬进去，沿着溪流捉蟹。我们通常会从下游一路往上游寻觅，这样即使水被搅浑了，上游活泼泼的流水很快会把浑水冲走，使豆蟹失去乘机逃跑的可能。

石是清一色的麻石，身上千疮百孔，你不知道豆蟹究竟藏在哪一个石孔石缝中。这难不倒我们，通常我们会用小镬头敲打石块，把豆蟹从石孔里震出来。随着一阵叮叮当当的敲击声，一只只比鹌鹑蛋大不了多少的豆蟹，弃石而出，慌不择路地四处逃窜，我们则像捡豆子似的，一捏一个。那些被捉住的豆蟹作着无谓的反抗，挥舞着不值一提的钳子，乱夹一气，它们不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一个强大的人侵者，虽英勇无比，终究还是白费力气。

那时我们对一切弱小的生灵视若无睹，不懂得它们的命也是命，因而毫无恻隐和敬畏之心，恣意妄为。我们把捉到的豆蟹囚在鱼篓里，然后抓一只体型稍大的，让它们夹自己的指甲或趾甲。这种玩法，虽然伤害不大，但侮辱性极强。豆蟹哪里知道孩子们在拿自己作乐，拼尽全力也撼动不了一根汗毛。玩够了，我们搜罗一些落叶和枯枝，在沙滩上生一堆火，将豆蟹用黄泥巴包裹起来，撒上点盐巴，置于火堆里烧烤。这样烧出的豆蟹又酥又嫩，味道鲜美，大家吧唧吧唧地吃着，一个个嘴巴上沾满了土屑。

牛鼻凹还有一种捕鱼的小翠鸟，我们管它叫水翠子、鱼狗子，也曾是我们伤害的对象。这种鸟特机灵，脖子像弹簧，脑袋可以作三百六十度旋转，无死角。它们习惯站在临水的枯枝或裸石上，目光如电，盯着小溪里的游鱼，当它们发现猎物时，像一道闪电斜刺里扑上去，连个水花都没溅起，就将一条小鱼叼在嘴里了。真乃神捕！

按说，翠鸟捕鱼，我们捉蟹，彼此井水不犯河水。但是，造物主把小翠鸟设计得太完美、太惹眼了，通体翠绿，宛如一颗玲珑的绿宝石，因而在我们的眼里就成了一种罪。在我的玩伴中，每个人都至少喂养一种鸟，斑鸠、白头翁、云雀、大山雀，最不济的也喂着几只蝈蝈。小翠鸟自然会被我们盯上。然而这种鸟生性多疑，孤僻，别说捕捉，连接近它都难。没见过谁能捉住闪电。闪电就是小翠鸟的魂，倏忽而来，倏忽而去。于是我们只能去寻找它们的巢。

半鞭溪两侧皆是丈把高的土（同“土”）崖，树根腐烂之后在土崖上留下许多孔洞，小翠鸟就借洞筑巢，生儿育女，享受着岁月静好。每至夏季，它们从崖洞里探出小脑袋，当确认外面没有危险，咪溜飞出来。如果嘴里叼着一尾小鱼，警惕性就更高了，落在离洞口老远的地方，酷似一个暗中接头的地下工作者，东瞄瞄，西扫扫，瞅准机会一闪身飞进洞中。

土崖上的那些洞，都是我们的胳膊伸不进去的，即使勉强伸进去，也打不到底。这无端地惹恼了我们，每人抄起一把泥巴将洞口堵死。至于洞中小翠鸟的死活，压根儿就不曾想过。

次年春天，其它翠鸟照旧回到牛鼻凹的半鞭溪。此时封洞的泥巴已经脱落，新鸟不谙前朝事，它们欢快地歌唱着清理巢穴，从洞中扒拉出一小堆尸骨的残骸。

我相信万物有灵。记忆中的牛鼻凹和半鞭溪，那些死于少年无知的豆蟹与小翠鸟，你们散佚的小魂灵，想必已有了新的归宿吧。

露水瀼瀼

凌泽泉

披着一身的露水，夏日的菜圃在晨光里扑闪着清亮的眉眼，热热地打量着身边同样顶着一头露水的草木，传递着清凉的讯息。

那块荒地位于一口废弃了的池塘北侧，曾经环伺在其周遭的房屋被拆除之后，倔强的杂草便盘踞于此。去岁冬日，几位邻居相约着前去种菜。拔除了杂乱的茅草根，捡起碎砖头碎瓦片，一锹锹松开板结的泥土，栽上了几畦青菜苗，想不到柔弱的菜苗竟顶霜冒雪，忽而葱翠了整片菜畦。

生活在都市，能与泥土亲近，与地里生长的蔬菜亲近，是多么值得欣慰的一桩美事。

自此，隔三差五，奔出家门，我有了一个充满田园诗意的借口，那就是看看菜地去。

是枝头的蝉鸣叫热了夏天，是翻滚的阳光扔下了如火般片片羽羽的炙热。夏日的枝叶里住着燥热，草木里蓄着暑气，就连一畦畦蔬菜里，也蓄满周身的滚烫。

庄稼需要拔节的热能，草木需要抽枝的能量，菜蔬需要繁茂的动力，河流需要暴雨的助阵，绿叶需要骄阳的滋补，瓜果需要酷热的酝酿……

盛夏，是激情澎湃的季节，是抽枝拔节的

一汪汪露水，就这样邂逅于一个个清亮亮的早晨。兴奋的它们舒展开手臂和胸怀，睁开澄碧的眉眼，热切地挺直腰杆，以满身堆银砌玉的芳姿，感谢露珠的垂青，歌唱露水的恩赐，张扬生命的蓬勃。

我喜欢折入田间小径，去看一夜忙碌的露水豪华奢侈而又不计成本的布施，去看满眼的草木上或驻足或滚动或跳跃或娴静的露珠，看露珠铺天盖地密密麻麻地眷顾世间草木菜蔬的惊心动魄的壮举。

在凉意四起的清晨，双足悄然踏入田径，一只手怯怯地握住一茎空管，只觉手心湿湿，似有轻微的碎裂之声传入耳鼓，脚面也被无数颗跌落的水珠呵得好痒。小径两旁，疯长着齐腰深的野草，而每一茎野草身上都缀满盈盈的珠玉，折射出玲珑剔透的炫目亮光。

遇见露水，恰如在诗经的茂草间遇见雉鸠，在宋词里遇见恋人间的婉约，在西厢里遇见惻惻然的爱情，在红楼里遇见淡淡的浅愁。这瀼瀼露水，辟开了植物们繁衍生息的通道，并将绵绵不绝的生命之力默然注入草木的深处，让自然万物在炙烤的烈日下依然葆有内心的一份清凉。



季节，是灌浆孕实的季节。有了这激情四溢的淬火之举，必将赢来五彩斑斓的丰收之秋。

炎炎夏日，但见菜圃里，巴掌形的茄叶已然经不住烈日的熏烤而蜷缩了身子，辣椒秧无精打采地耷拉着脑袋，裹着一身热浪的毛豆苗被蒸得睁不开眼，就连疯长的野蒿也沮丧着脸，在热浪的汹涌袭击下，疲惫不堪乃至苟延残喘。

该怀有多大的慈善之心、多厚的仁义之情，自打太阳翻到山那边之后，一滴滴不起眼的露珠便趁着黑夜，沿着星光的指引，悄无声息地上路了。

夜幕有多宽广，露珠的队伍就有多浩荡。它们，躲过热浪安插的暗哨，穿过蝉鸣织就的密网，踩过狂风肆虐的田畴，合着低吟浅唱的虫鸣节拍，要趁大地沉睡的寂静时刻，给每一根枝条、每一朵野花、每一条草茎，给每一瓣花、每一畦菜圃、每一方田园都撒上细密圆滚的金水，给露天的万物都镶上细密的宝珠，给每一个敞开的胸怀都嵌上闪着金光的珍珠。

清早，枝柯间突然惊起的鸟儿最先感知到羽毛上的湿意，早起的炊烟掠过田畴时突然感觉到丝丝的凉气，初醒的庄稼睁开惺忪的双眼突然感觉到丝许的潮意，起早的农人步入田径时突然感到裤管被隐隐地打湿。是啊，露水攻陷了夏晨，攻占了田间地头，攻陷了山冈河湖，攻破了山村水郭，攻陷了露天的庄稼、菜蔬和草木，也攻陷了狂妄霸道的夏之酷热。

草木菜蔬是何等的幸运，与远道而来的

那些嫩绿的叶片则像是浮在浅浅的碧水之上，披着一件件水淋淋的衣裳，在晨光里自由地游荡。

立于菜圃旁，但见昨日黄昏那萎蔫的叶片活泛起来，把笑意写在了脸上。谁也不曾怀疑，精神抖擞的蔬菜们此刻正昂首望蓝天，仿佛要用自己的枝叶去摩挲打头顶上空飘过的云朵。

露水是炎夏打发前来慰问草木的信使吗？是自然万物血脉相亲的挚友吗？是天地牵手、永结同心的恋人吗？拍遍栏杆，似乎也觅不到哪附白是一阵清风似的回音。

来赶趟的露水就是为了给炎夏添薪加火，就是为了给酷暑积蓄力量，就是为了给燥热再淬火，这细细密密的水珠簇拥于盛夏的清晨，就是对季节的隆重礼赞。

露水瀼瀼，连晨起的鸟鸣也沾满了清凉的湿意，寂静的万物沐浴在缀金坠银的珠光宝气里，享受着这份来自天堂的厚礼。尔后，捎上满怀的善意，去迎接喷薄而出的骄阳，去接受烈日的洗礼。

夜起的露水，在陪伴完清晨之后，在朝阳升起之时，悄然滚落到泥土之中，温柔地潜入泥土的深处。待夜色降临，它们又重整旗鼓，盛装上阵，在草木的枝枝蔓蔓上排兵布阵，在大大小小的叶片舞台上闪转腾挪，在粗细不一的秸秆上滚爬摸打，把对自然万物的深情团成一个个溜圆的水珠，悄然地折射出鲜活的生命印记。

好想在家家的阳台上也养上一些细密的露珠，让它们养育出一个个充满诗意的清早。